

何物も選

封面设计：姬德顺

内文插图：苏家芬

责任编辑：李志光 梁培龙

何 紫 作 品 选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.5印张 10插页 128,000字

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10111·1392 定价0.87元

目 录

“先生打我”	1
书的风波	7
快乐的假期	18
补鞋佬的家	24
晶晶的泪水	30
贴堂的作文	35
电器老师傅	41
谁变了	46
天才表演	53
小荣和他的大头鱼	59
小小贩	63
月儿弯弯象什么	69
打孩子	72
有锁的日记	79
洋娃娃的故事	84
我想飞	90

委 屈	96
老鼠贵族	103
小客人	109
不是童话	115
校车·电梯和我	121
生鱼汤	127
奇 遇	133
老师不要走	139
牛油和苍蝇	150
妈妈说的傻丫头	156
快乐诞辰	167
东京——香港	173
意外的欢喜	185
快乐的童年	192
怀念大黑	198
后 记	204

“先生打我”

二年级、三年级、直到上学期四年级，都是周先生做我们的班主任。说真的，我已经完全习惯了周先生的声音，她永远是那样轻软的声调，说一句话，直温暖你的心房；我已经完全习惯了看她的手势，她总喜欢左手水平放在胸下，手微握拳，托着右手的手肘，右手垂直向上，轻握着粉笔，那两手叠成一个“L”字，看惯了，我觉得怪舒服；我甚至熟识她的脚步声，她总爱一边讲书，一边从讲坛踱步到课室的最后排，又慢慢踱步回到黑板前，有时她会突然停在你的座位边，那大约是提醒你，她已经注意了你的“秘密活动”，任谁这时候都会赶紧把精神立即回到书本上。三个年头了，我们在她呵护下——或者说得极端一点，在她的溺爱下度过这三年。

放暑假回来，我们才相信那确是事实，周先生已经不再随班上了，我们五年班的新主任是廖先生。其实四年班学期末的时候，有的同学已经透露了这“内幕消息”，我们要证诸周先生，周先生说：“谁做班主任都是一样，每个先生的教

导方法虽然不同，但目的都是一个：要把你们教好。”我们齐声嚷叫：“周先生，你跟我们也升到五年班去吧！”周先生微笑，没有说话，又用她那我们熟识透了的步子踱出课室了。

开学第一天，上课钟一响，大家都静坐在课室，一阵象急行军的步伐声从走廊传来，廖先生进来了。

她发书簿，一边发一边说：“把每本书的书皮包好！这些书本，就象士兵的枪械。你们都晓得，兵士上战场，决不会忘了带枪械的，因此，你们以后上课，决不能忘记带书本！不然，就要受罚！”同学里好几个都吐吐舌头，当然，其中一个是我，大约我的舌头吐得最长。

廖先生就突然停在我面前，说：“站起来！”

我搔搔头，迟迟疑疑地站了起来。

“站好！双手垂直。告诉我，为什么扮鬼脸？”

我想起周先生，她从来不会那样严厉地说话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好象忽然觉得周先生会来呵护我，会给我撑腰，会为我抱不平，我就下意识地做了个不屑的表情，我不知道那表情是怎样的，大约一定很可恶，很不礼貌，廖先生忽然动怒，她手里刚好执着间尺，就照我的头直打下来，我急忙举起手，间尺打在我的手臂上，觉得一阵痛。我眼眶立即红了，鼻子一阵酸，哭了。

廖先生的怒气好象还未消，她喝道：“把手册拿出来！”我一边哭，一边从书包里拿出学生手册，她凝视着我的手册上的名字，念：“赵——耀——堂，好一个骄傲无礼的学生！”

全班鸦雀无声，只听见廖先生急速地翻开手册的声音，

在我的手册“礼貌”那一栏上划了一个“×”，然后把手册放下，命令我说：“坐下。”

廖先生又立即象忘记了这回事，继续发书簿，继续讲我们要注意的守则。可是，我全听不进去了，我心里害怕，因为今晚爸爸会检查我的手册，刚开课就给老师记了缺点，爸爸会狠狠责罚我的。

回到家里，我看见妈妈，就哭了，妈妈诧异地问：“阿堂，哭什么？一放学回来就哭，谁欺负了你？”

“先生打我！”我气愤地说。

“什么，先生怎会打你？”

“那新的班主任，她打我，用间尺打我的头，幸亏我用手挡着，不然，就打在头上了，打错了就打在眼睛上了。”我一边哭，一边学着老师打我的姿势和我用手挡的姿势给妈妈看。

妈妈看看我的头，又看看我的手，说：“你一定很顽皮，她为什么要打你？总有一个原因，我不管，爸爸回来你告诉爸爸吧。”

这天，我战战兢兢地做好功课，把功课和手册放在书桌旁，爸爸六点钟下班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看我的手册和功课的。

爸爸回来了，他放下公事包，就看我的手册，我心里忐忑地跳，看着他收敛起笑容，皱皱眉头，说：“阿堂，怎么一开课就给老师记缺点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吐吐舌头，那新的班主任说我扮鬼脸，没礼

貌……”我吞吞吐吐地说。

“说呀，”妈妈插嘴说，“为什么一放学就哭着对我说，却不对爸爸说？”

“什么，说什么？”爸爸问。

我又眼眶发红了，说：“先生打我。”

“打手掌啦！”爸爸说。

“不，”我拿起间尺，狠狠地向空气打去，说，“用间尺打我的头，幸亏我用手挡着。”

爸爸听了，皱起眉头，说：“不是周先生做班主任吗？”

“换了，换了廖先生，她很凶。”

“你要听老师的话，不过，如果廖先生再打学生，你告诉我。”爸爸就放过了我记缺点的事，翻我的功课看了，我这才透了一口气。

第二天上课，同学们都静静的，我心里有点慌张，眼睛不敢看廖先生。不过她讲书另有一套方法，她带来很多挂图，很多教具。这天她教常识，讲舌头对味觉的感受。她在黑板上挂了一幅舌头的七彩图画，还带了一包包东西。她说话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，不过兴奋的声音却直迫你的耳膜，直透你的大脑，叫你句句记在心坎里。

“……我们的舌头分布很多味蕾，为什么我们能尝到食物有甜、酸、苦、咸的味道呢？那就靠味蕾了！”她一边说，一边给我们分一点糖，一点盐，一点甘草……然后，她叫我们逐一放在舌头的不同位置，叫我们亲自实验，懂得舌头不同的位置，对哪些味道特别敏感。这一课，我们都学得津津

有味，真的是“津津有味”呢！

快放学的时候，廖先生忽然走到我的跟前，一字一眼地对我说：“耀堂，放学后你到教师休息室找我。”我听了，心里立即“怦怦”地跳，猜度廖先生还在生我的气，余愤未消吧，也许还有罚我的花样，想着，想着，眼眶又发热了……

放学后，我走到教师休息室，来到她的办公桌前，默默地站着。她忙把一大叠簿放好，从中抽出一本来。

“耀堂，你昨天的作业我改好了，你做得很认真，我也问过周先生，她说你上学期成绩不错，也守纪律，就是有时说话爱夸张一点。昨天，你不礼貌的表情激怒了我。但是，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对学生的缺点就是沉不住气。希望你继续象上学期一样，遵守纪律。我也不是一个爱打学生的人。”她一直牢牢地盯着我的双眼说话，这样的眼神我好象第一次看见，她虽然直望着我，但却不是直迫着我，不是的，我应该怎样形容？她好象要照镜子，对了，她就把我的一双瞳孔当作镜子，要照照自己什么似的，总之，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，很真挚，很率直，这倒使我渐渐避过她的眼，垂下头来了。

回到家里，我想着廖先生的话，垂下了头，妈妈用奇异的眼望着我。

晚上，我正要把做好的功课拿给爸爸看，却瞥见爸爸妈妈在讨论什么。

“我看，你还是别写这封信，老师总是爱护学生的。”妈妈说。

“我的信很恳切的，只是说明体罚是十九世纪的老套方法，教导孩子怎能动不动用打？何况打学生的头，会损害孩子的脑子的。”爸爸说。

我明白了，爸爸要写信给廖先生。我急忙进房间里，眼眶又发热了。

“怎么？廖先生又打你？”爸爸看见我的表情惊奇地问。

“不，爸爸，廖先生很好，她的方法和周先生不同，但没有再打我。昨天，是我做了个鄙视的表情激怒了她，是我不对。爸爸你不用写信了！”我把今天廖先生的话再说一遍给爸爸听。爸爸把信撕了。妈妈说：“我深信，老师总是爱护学生的嘛！”



书 的 风 波

五年班的课室里，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。班主任胡先生早上发现作讲坛的教师桌上，不知谁用刀刻了一个骷髅头，还在下边刻了“古月”两个字。这是谁都看得明白的，“古月”合起来就是个“胡”字，而班主任是姓“胡”的，还有一个骷髅骨图形，那显然是咒骂班主任的恶作剧行为。胡先生看在眼里，他没有向同学说这件事，心里猜度着是谁干的。

记得上星期四，他讲授一课国语的时候，看见坐在第二排的钟志强低垂下头，他便突然停止讲课，叫钟志强站起来。胡先生说：“你垂低头做什么？”志强支支唔唔的，后来说头有点不舒服，胡先生不相信，走到他的坐位前边，看见他的书桌对下的地上，有一本图书，胡先生要志强把它拾起，志强勉强把图书拾了起来，胡先生翻一翻，看一看，是一本在报摊上可以买到的连环图公仔书，叫做《小流氓》。胡先生严肃地说：“你为什么说谎？你刚才不是不舒服，而是垂下头看这本书，对吗？”志强倔强地咬着下唇，不回答。胡先生要他把书包拿出来，后来，胡先生就在他的书包里找到三本内

容类似的连环图公仔书，有一本的封面上画有一个满面鲜血的女人从棺材里爬出来，其他两本封面是画几个打架的。胡先生看了看，摇摇头，说：“志强，这些是坏书，不要看。”说完就把四本书没收了。志强很不服气，他说：“要充公就充公我上课看的一本，另外三本我是放在书包里的！”胡先生再一次说：“那是坏书呀！”志强又是倔强地咬着下唇，从喉咙里发出“嗯嗯”的声音。

胡先生想起上星期的事，心里已经可以确定，在他的讲桌上刻个骷髅头的，一定是志强，他大约不服气胡先生没收他的图书，用这种办法来报复吧？

第二天放学的时候，胡先生把钟志强留下来。志强还是那倔强的神情，上牙咬着下唇，把头垂着，用脚轻踢着台脚。胡先生没有动气，说道：“志强，你觉得我没收你的书不公平吗？你一定这样想：我上课只看一本图书，要没收也只能没收一本，为什么硬要没收四本呢？好吧，现在我把三本还给你。”胡先生说完了，从公事袋里拿出三本图书，递给志强。志强被胡先生的意外行动弄得呆住了。当他接过那三本书，看看书面，便轻声叫起来：“胡先生，你弄错了！这三本书不是你没收我的那三本呀！”胡先生说：“我没有弄错。我还记得没收你的那些书的封面是怎样肮脏丑恶！你来看看这三本，一本是有趣的童话——《木偶奇遇记》，你看看书里面的小主人匹诺曹怎样给坏蛋的狐狸引去做坏孩子吧，后来他的爸爸从鲸鱼肚里找到他呢！第二本是父慈子孝，这是一本故事曲折动人的生活故事，你一定喜欢的。第三本是一个好学

生写的日记，写得可有意思呢。我用这三本书，换你那三本书，你喜欢不喜欢？”

志强铁青的脸变得赤红，咬着下唇的牙也松开了。胡先生把书塞到他的手里，再说：“拿去吧，你记着一句谚语：一本坏书比十个强盗更害人。”志强的眼渐渐湿润了，他动了一下嘴唇，象要说什么，又住了口。胡先生握着他的手，说：“志强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是说在讲桌上刻了古怪图画的事么？说吧，你应该鼓起勇气，自己来说说啊！”

志强终于象洪水缺堤般爆起哭声了，他边哭边口吃地说：“那三本坏……坏书不是我的，是跟林金良借的！刻讲桌的事也是他逼我做的。”

胡先生说：“林金良？他怎么逼你？你详细说说吧。”金良就是坐在最后排，皮肤晒得黝黑的孩子。

志强说话了，也止了哭声，用手抹着泪，有些畏怯地说道：“胡先生，你千万不要告诉林金良，说我把他的事说给你听，要不然，他……他会……”

胡先生紧握着他的手，给他勇气，鼓励他说下去。志强说：“林金良的爸爸是卖报纸的，金良便常常从他爸爸的报摊里拿一些公仔书回来看，我也常常向他借来看。上次没收了那些书，他一定要我赔钱，我说没有钱，他就要我在你的讲桌上刻个骷髅头，就象那些公仔书说的向仇家发出警告那样。我是不愿意这样做的，后来，金良又翻到公仔书里其中一页，他问我怕不怕，我一看就害怕了，我怕金良真的会……就只好在你的桌上刻……”

胡先生听了，追问说：“那一页是什么？”志强怯怯地说：“你……你没收我的书里边就有那一页的图画的。”

胡先生急忙翻出没收他的四本书，志强拿起来，找到其中一页，胡先生一看，原来那连环图画着一个坏蛋头领，正在用尽各种恶毒的酷刑来折磨一个不听话的手下，画面尽是鲜血淋漓的特写，原来林金良就是用这些图画来恐吓他。可是，林金良只是个十二岁的孩子罢了，显然那些坏书，已经腐蚀了这孩子的心灵！

胡先生看看时间不早了，学校里的人都走了，他便叫志强回家去，临走时，志强一再哀求胡先生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林金良。

志强走了，学校里静悄悄的，胡先生紧执着手中几本害人的坏书，思潮起起伏伏。他知道林金良的爸爸是个报贩，也知道他的报摊在一家酒家的门前，胡先生就决定了去找林金良的家长。

街上是一群刚放学的学生，胡先生沿着行人道走，每经一个报摊，他都禁不住停下步来，看看报摊上摆卖的报刊，果然五花八门，那些杂志封面，有的叫人看了面红；那些连环图书，一本一本的被夹子挂在当眼的地方，胡先生留心看看，果然有些学生在购买，有的还买了好几本。

终于来到那大酒家门前，胡先生看见一个妇人坐在那报摊前边，他便走上前去，有礼地问道：“林金良有出来吗？”

那妇人打量一下胡先生便说：“你是谁？找他做什么？”胡先生忙说：“我是他的班主任，姓胡。”那妇人听了，忙站起来，

说：“哦，是胡老师，金良在家里呀，我是他的妈妈。”

这时候，有一个成人拖着一个孩子从酒家出来，那成人要买一份晚报。胡先生忙说：“你做生意吧，打扰你了。”金良的妈妈便忙着递上晚报，这时候那成人身旁的孩子叫嚷着：“爸爸，我也要买。”那成人说：“你买什么？”那孩子就上前去找，他找到了一本，胡先生一看，呀！那封面好熟识，正是今天志强翻开一页描写血淋淋的酷刑的那一本。胡先生一时禁不住弯下腰从那孩子手里抢过那本书，说道：“这本不好吧！”

那成人看见了，说：“什么，这些不卖吗？”

金良的妈妈忙说：“卖卖卖，谁说不卖，一块钱吧。”

那成人就拿出一块钱，可是胡先生还是拿着那本连环图不放，说：“这本不好嘛，喏，买那本小朋友画报吧。”

那成人有些愤怒，骂道：“搞什么鬼？都不是做生意的！”说完就把一块钱放回口袋里，用劲拉着孩子，说：“走，到第二档买，这一档简直是混吉！”

胡先生呆了，他抬头看见金良的妈妈满不高兴的样子，一时尴尬极了。

林金良的妈妈伸手向胡先生要回那本连环图书，胡先生还给她，她又把这本血淋淋封面的书用夹子挂在显眼的地方了。胡先生真的有点泄气，好不容易劝止了一个小孩子不买这本坏书，可是，却难防止第二个小孩子来买啊！胡先生这才意识到，这不是害怕尴尬场面的时候，他鼓起了勇气，对金良的妈妈：“林师奶，请原谅我刚才妨碍了你做生意。可

是，我正为了这一类坏书来找林金良的，这些书把他害苦了，你能不能一起来抵制这些坏书，不卖这些坏书呢？”

金良的妈妈听了，有点愕然，她说：“什么？金良被这些书害苦了？他怎样苦？我刚才明明看见他放学回来，他说要帮我看档，是我叫他回家去的。”

胡先生一时哑了口，因为上课看书的是钟志强，用刀刻教桌的也是钟志强，看来和林金良无关的，虽然志强说是金良迫着他这样做，但没有找着金良，没有把事情弄清楚之前，胡先生是不能这样说啊！

金良的妈妈看胡先生迟迟疑疑的，就更有点气愤，说道：“胡先生，我不识字，不懂什么好书坏书，我们只是卖报纸换饭吃罢了！”

这时候，又有一个孩子经过报摊，他看中那本挂在显眼处的坏书，金良的妈妈真怕胡先生又会来阻止，急忙把那本书塞给那孩子，收了她的钱，放在钱袋里，胡先生看在眼里，难过极了。金良的妈妈大约不耐烦胡先生在他们的报摊前呆立，便说：“你有什么事，找金良的爸爸吧，他上午会在这这里的。”胡先生只好默默离开了那报摊。

这一晚，胡先生心里真不容易平静：他一时想起班里四十多个天真可爱的学生，一时又想起教桌上刻着的骷髅骨图形；他想起今天志强惭愧地哭泣，他知道他是有心改过的，但他想起那些画着从棺材里爬出来的血淋淋的怪物，他又觉得那些满街的坏书终究把要改过的孩子吞食了的。胡先生还想起林金良，他皮肤晒得黝黑，同学都叫他做“黑仔”，记得

学期初课室大扫除的时候，他不怕脏，不怕累，什么事都肯干，是个沉着的学生，但后来又觉得他功课退步了，放学钟一响总是第一个冲出课室，间中同学也有来投诉，说他野蛮霸道。现在经志强这么一说，才知道他被坏书腐蚀了！胡先生真不知道明天上课该怎么做，他不能叫金良出来就责骂他一番，因为志强一直苦苦地哀求不要把他说的话告诉林金良的。

胡先生在烦闷里再拿起没收的那几本坏书来翻看，他越看心越惊，书里不但有血淋淋的粗野的打斗暴力描写，还有色情蛊惑、残害孩子心灵的刻画，这些坏书简直是向一切儿童教育工作者挑战！胡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决定要面对这种挑战！

第二天回到学校，胡先生拿着一个火水空罐进五年班的课室去，同学们都觉得奇怪。胡先生站在教桌前，看见教桌上骷髅骨形就觉得刺眼，抬头看看坐在第二排的钟志强，他仿佛还在感到羞愧，当接触到胡先生的目光，就急忙垂下头。胡先生再看看后排，奇怪，林金良今天没有来上课，胡先生还准备了一番话，打算向全班同学说，而特别让林金良听听的，可是林金良今天却没有到。

胡先生把没收的几本坏书，还有今晨上学时特别到附近的报摊选购的几本有代表性的连环图，一本一本本地张贴在黑板上，同学们都在下边小声议论起来了。

胡先生转过头来，全班同学都静下来了。胡先生咬着牙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各位同学，有一句谚语说得好：一本坏